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八

詳校官監祭御史_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_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_臣林大奔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卷八

元 朱公遷 撰

幽一之十五

幽國名在禹貢雍去聲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于邰音台及夏之衰

棄稷不務

言棄去后稷之事而不以為務也

棄子不窋

逃入聲

失其官守而自竄于戎狄之間

輯錄謂之尉李慶州安縣

有尉季城亦謂之不窋城孔疏
云韋昭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
不窋生鞠陶

鞠陶生公劉能復

扶又反

修后稷之業民以富

實乃相

去聲

土地之宜而立國于豳之谷焉十

世而大

音泰

王徙居岐山之陽

自公劉至大王凡十世此用史

記之說也世本謂后稷至古公二十餘世與此不同或云當從世本輯錄金氏曰路史謂稷生篠顛篠顛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偽榆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蓋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史記以不密為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蓋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為十五世許氏曰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世其亦誤矣

十二世而文

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

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蒞阼

輯錄鄭氏曰蒞視也 不能視阼階行

人君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

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

豳不先二南尊文王

也不繼二南豳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世矣而後又取周公所作及

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

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

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為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

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故而為幽破斧以下又
以公之故而為幽且公所食邑在幽岐之間
幽者公之采邑也幽與二南相為始終則尊
周公與文王等矣輯錄通釋曰七月而後附
以鷓鴣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
斧九罭狼跋者衆人為周公而作之詩也

幽在今邠州三水縣

輯錄幽即今邠州古字為邠唐開元因改古

文而改也邠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輯錄京兆府即今西安府並隸

西陝

七月流火

叶虎委反

九月授衣

叶上聲

一之日觴

音必

發

叶方反

之日栗烈

叶力制反

無衣無褐

音葛叶許例反

何以卒歲

或曰發烈褐皆如字

而歲讀如雪

三之日于耜

叶羊里反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叶獎里反

盭

炎輒反

彼南畝

叶蒲彼反

田畷

音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

上此輯錄通釋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為然也

流下也火大火

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

昏而火中堯典在仲夏月令在

季夏幽公當夏時以歲差求之當在五月六月之交此據月令為說舉大槩耳

至七月之昏

則下而西流矣

天傾西北故自東而西則曰下而西流

九月霜降始寒

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

授者家長以與家人

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復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

二陽臨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

者放此二之日言一陽之月之日也日者是月之日也一之日

詩主詠詩故變換成文若直言十一月十二月則不成文理非詩矣故張子謂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順文輯錄一之日至四之日皆以陽長而言之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

候故周有天下遂為一代之正朔也幽雖小而立國皆有遠大之規

證之大雅公劉可見况其地荒遠不能盡從中國其于月數民人或自以意便數之循用既久自成一代之制使商不建丑周亦必為天正矣感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

也

輯錄孔氏曰褐賤者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

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

耜田器也

輯錄耜起土之器易曰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取上入下動之義

于耜

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上聲自我也

饁餉田也田畷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

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

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輯錄真氏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周公作詩使瞽矇誦

之庶幾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

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

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

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

將寒之時無所備則既寒之日何所及乎是以豫為之計

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

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

以田峻至而喜之也

輯錄通釋曰治田早者二月而即舉趾也用力齊者少壯則在

田家長婦子則致餉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于時不懈于力邠人乃不待勸而能然田峻所以喜也

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

輔氏曰無衣無褐見其慮事之

豫于粗舉趾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見其家人之心一田峻至喜見其上下之志通愚謂先時而有備

及時而盡力盡人衣食之計蓋如此

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

八章終後段之意

輯錄解順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而衣食所資以豫備為貴必以

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于丑月而圖之于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于酉月而慮之于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增釋許氏曰凡事豫則立七月之詩豫而已矣有天下國家者豫其所當豫則無有不善矣 詩中以日言者雖為建子之義其實主于陽而言然止于四之日者春日載陽春日遲遲即辰月也蠶事必在季春故也建巳為正陽之月不曰六之日而曰四月者蓋陰陽之生皆以漸夏至一陰生非生于夏至之日謂至夏至之日而成一陰也其始實自小滿之日六陽已極而微陰萌兆馴致而成故君子探其理于建巳惟以月言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良反女執

懿筐遵彼微行

叶戶郎反

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巨之

反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芣苢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音淡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

于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
深筐以求穉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繁者衆而
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于國中
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于蠶桑之務故
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去其父母為

悲也

輯錄通釋曰同歸者同親迎之
公子而歸以為離親之悲也

其風俗之厚而

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

上下忠愛以殆及公子同
歸一句生義公子娶婦而

有親迎之禮女家歸妹而無
愆期之心所謂交相忠愛也

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張子曰此章次于耕者重昏嫁本人情也輯錄解頤曰趨事之勤秉心之厚此所以為蠶俗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

反

戶官 萑

反 鬼

蠶月條

反 他彫

桑取彼

斧斨

反 七羊

以伐遠揚猗

反 於宜

彼女桑七月鳴鵙

反 圭覓

八

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

王氏謂蠶長非一月故不指言

某月程子謂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愚按二說皆當此正用其意而云然或引月令而專指為三

月則

拘矣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

音妥

斨

音亨 斨斤

輯錄隋

斨而長斨方斨遠揚遠枝揚起者也

輯錄孔疏皆 取

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

輯錄小者曰女如小塙亦曰女塙

小桑不

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

輯錄蘇氏曰葉盡則條猗

猗其長也 鳴伯勞也

伯勞以夏至鳴應陰氣之動七月三陰陰盛也故極鳴

績緝也

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

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

平聲

其成矣又當預擬來

歲治蠶之用故于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

以為曲薄

曲薄所以棲蠶用萑葦為之

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

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

備又于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

布

輯錄王氏曰蠶生于陽氣之淑時故以倉庚為候麻成于陰德之慝時故以鵙為候

而凡此

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為鮮

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于其事而不自愛

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

之也

此因在下者之情而上之所施者可見輯錄通釋曰至誠慘怛之情一施一報即所謂交相忠

愛者也

以上上

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

衣之意

自首章至此皆以暑退將寒言之見寒之積有其漸也故以七月為始

○四月秀萋

於遙反

五月鳴蜩

徒彫反

八月其穫

戶郭反

十月

隕

千敏反

擇

託音

一之日于貉

戶各反

取彼狐狸

力之反

為公子

裘

叶渠之反

二之日其同載績

子管反

武功言私其豸

子公反

獻

豸

古年反

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

輯錄爾雅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

實者謂之英

萋草名

遠志也鄭氏曰物生于陽而成于陰四月純陽而陰已胎萋感陰氣之早

者也故物之成者自萋始

蜩蟬也

七月寒蟬鳴蟬陰類也故鳴始于五月張子曰秀萋者物成之

初鳴蜩者歲秋之漸蟬錄王氏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然四月正陽秀萋言月何也秀萋以言陰也

四月陰生者氣之先至故也

穫禾之早者可穫也

正秋陰成之物之時也

隕

墜擇落也

輯錄說文草木皮葉落墮地為擇黃氏曰落與隕字之義何別常采說文之意乾葉

為擇謂草木隕落也

陰氣極殺氣盛

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耜

謂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也

輯錄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

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注云惟田獵與逐捕寇盜則正卒羨卒盡行績習而繼之

也

輯錄繼績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

縱一歲豕豸三歲豕也○言

自四月純陽

乾

而歷一陰

始

四陰

觀

以至純陰

坤

之

月則大寒之候將至

推陰氣之漸進如此

雖蠶桑之功無所不

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為

公子之裘也

輯錄真氏曰上言織薄于秋求桑于春躬蠶織之勞以為衣者無所不至備恐

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

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

則獻之于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

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陰不起于陰而起于陽寒不根于寒而根于暑當純陽之

月而純陰極寒已可逆推矣故此章以四月為始輯錄通釋曰前兩章終無衣之意固有至誠慘怛忠愛其上之情而此章終無褐之意一則曰為公子裘二則曰獻斫于公亦如上章之意焉是則下之憂夫無衣無褐而欲為之備者皆汲汲邠公家人之身而不敢以己之溫暖為先非邠公有以施之安能使之若

是哉

○五月斯螽

音終

動股六月莎

素和反

雞振羽七月在野

叶上

與反

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後五反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叶後五反

八字一句反

穹

起弓反

窒

珍悉反

熏

許云反

鼠塞向瑾

音覲

戶

同上

嗟我婦

子

叶茲五反

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

始躍而以股鳴也

蟋蟀秋鳴亦陰類也而變化不一動股之時則為斯螽蓋感陰氣之

萌故變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

輯錄今絡緯虫是也考工記以股鳴者斯

蝨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

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空

孔隙也

空穿孔也隙罅漏也

窒塞

悉則反

也向北出牖也瑾塗也

庶人篳戶冬則塗之

孔氏曰篳戶以荆竹織門以其通風故泥之也

東萊呂

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

輯錄索隱曰尚

上也言久遠也尚矣文出大戴禮

周特舉而迭用之耳

舜協時月正日啟征有扈

數其怠棄三正蔡氏以為子丑寅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今按何以卒歲在二之日下則夏正之歲也曰為改歲在十月之下則非夏正之歲矣蓋以建寅數之者時王之正朔也以一之日數之者幽人之紀候也當時民俗蓋兩用之故詩于卒歲改歲亦互見輯錄時舉問據七月詩用夏正而不見用商正呂氏

謂舉而迭用之何也朱子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日者故三正皆曾用也按呂氏商周迭用之說似不專為幽風發也○言觀蟋

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于是室中空隙者塞之

熏鼠使不得穴于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墜戶以禦寒

氣而語去聲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

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群錄輔氏曰張子所謂見老者之愛

深得其旨蓋人老則慮事周為計密解頤曰由動股而至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室而至于墜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為幽民于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于改歲入室則老幼貴

賤同之所以
廣其愛也
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此章因候

蟲之變化而驗陰氣之始終故以五月為始○凡事
豫則立七月之詩豫而已七月憂寒已豫矣驗斯蠡
于五月則又豫觀秀萸于四月則又為豫取明年萑
葦于今年之八月則尤為豫也輯錄通釋曰已上三
章皆言所以為公上禦寒之計此章然後
自言禦寒可見其君臣之義尊卑之序矣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叔音八月剝

普卜反棗叶音走十月穫稻叶徒苟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叶殖酉反

七月食瓜叶音孤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音徒薪樗

敕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賦也鬱棣屬莫蓰

音纓又音鶯

莫也

韓車下李莫即莫李皆果名

葵菜

名

輯錄爾雅曰莖大葉小花紫黃色可茹

菽豆也剝擊也穫稻以釀酒

也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

輯錄毛傳眉壽者眉也孔疏眉壽者

年老有毫眉秀出

壺瓠也

輯錄斷當音短孔疏斷取而食之劉執中曰瓠枯者可為壺嫩者可

供茹八月宜斷其藤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

食瓜斷壺亦去

上聲圃為

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

輯錄孔疏謂拾取麻子以供食也

荼苦

菜也樗惡木也

輯錄樗木大不可為材用但可為薪故云耳

○自此至卒

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

音洛

以終首章後段之意

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

供老疾奉賓祭皆自以介眉壽

一句生義凡子弟舉酒于長必祝賓主勸醕必祝燕不徒燕祭而後有燕故併以祭言之

瓜瓞苴

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此章專言食物而斷土晚

寒物遲熟至六月始食新味也故以六月為始解錄陳氏曰取豨以為私取豨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惡者自養長幼之義明矣解頤曰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奠之食蔞菽之烹棗之剝而春酒之為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為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苴之叔茶之采樗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之意固以為常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病奉賓祭之意多瓜瓞苴茶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為常于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于常食之

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豈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九月築場圃

溥故反

十月納禾稼

叶古護反

黍稷重

直容反

穆

音六叶六直反

禾麻菽麥

叶訖力反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

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徒力反

亟

紀力反

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于場也。禾者穀連藁，秸音戛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

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穆再言禾者稻

秫

音

菰

音

梁之屬皆禾也

輯錄

秫似黍米而粒小堪

作酒菰雕胡也孔氏曰麻

與菽麥則無禾稱故于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

諸禾也許氏曰麥非納于十月蓋總言農事畢耳

同

聚也

禾稼之納有遲早至

十月則無不納者矣

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

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

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

輯錄王氏曰城中有宅田中有廬出而作

于田入而休于

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

輯錄范氏曰

室皆授之以時

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

此即

蓋官府之役

上入

二字推之然自田廬至邑居亦可以上入言也前說為優

索絞也絢索也乘升也

○言納于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

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

輯錄毛傳入為上出為下上時掌反

故晝往取

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

輯錄嚴氏曰晝取茅草將以蓋屋夜作索

絢將以縛室也

蓋以來歲將復

扶又反

始播百穀而不暇于此

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言戒不敢休息如此

輯錄天運而不

息人勤而不已也程子曰古者功作之事皆于冬月間隙之際如修完屋廬墻垣之類皆為來歲計皆是一歲既終則復慮其始也輔氏曰詩言民之趨于農功自然如此其亟故孟子引之以證其民事不可緩

之說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此章先言

農之終事以起農之始事故以九月為始輯錄解頤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于其察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于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于始終此所以為厚也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力證四之

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叶九月肅霜十月漵徒力反場

朋酒斯饗叶虛良反曰殺羔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

反叶古萬壽無疆

次已曰

詩經疏義會通

五

賦也鑿冰謂取冰于山也沖沖鑿冰之意

沖訓和則沖沖者乃

春容之意輯錄孔疏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

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

也

見天官凌人此官府之役也輯錄正歲謂夏正季冬

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

也凌陰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

藏也

前言備寒者不一此言藏冰則備暑也備寒所以為下備暑所以為上

蚤蚤朝也

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啟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

薦寢廟是也

輯錄陳氏曰獻羔以祭司寒之神先薦寢廟者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

蘇

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

地譬如火之著

音斫

于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

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于地中至于二

月四陽作

壯大

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啟冰而廟薦

之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于是大發食

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

食肉之祿注云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

解錄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至于老疾注云老致仕在家者

是以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

不降民不夭札也

語本左傳昭公四年中豐之說蘇氏又發明之如此解錄杜氏曰愆

過也謂冬溫伏陰謂夏寒凄寒也苦雨霖雨為人所患苦短折為夭夭死為札胡氏曰藏冰

開冰亦聖人輔相去聲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

治去聲也

二說宜以胡氏為當

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

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

戶間是也

置酒曰尊尊于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主人與客共有此酒也按古

之堂自半以前虛之為堂半以後實之為室室之東為東房西為西房兩房一室各有戶南向出戶即為

堂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

竟音境無疆竟則無

限止○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

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

其壽也

呂氏曰曲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其禮如此愚謂此章專言奉公之事因鑿冰

而以二之日為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

即仲字

春晝擊土鼓歛

即吹字

豳詩

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輯錄注籥章吹籥以為詩章土

鼓燒土以為匡也逆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逆迎也

即謂此詩也

輔氏曰此詩專言寒暑之候以為斯民農桑之節故周于逆暑迎寒之際皆用之愚按輔

氏之言甚協詩意夫周公因民事而言天時非歷舉四時十二月而致詳于節候也故建辰之月未嘗專及之而餘月或一再四三言或反覆道之不厭蓋其意惟以農桑為主寧計時月之詳略乎而不知者必以蠶月補所未言亦固也 王氏曰仰觀星

日霜露之變

輯錄流火春日載陽肅霜之類

俯察昆蟲草木

之化

輯錄有鳴倉庚鳴蜩秀蔓隕蔞之類

以知天時以授民事

輯錄蠶月條桑授衣築場圃塞向墜戶鑿冰之類 ○此二句本承上文以起下文也

女

服事乎內

輯錄求桑載績之類

男服事乎外

輯錄于耜舉趾穫稻

于貉之類 ○此即授民事之事也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

利順也輯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言私其猷
獻豨于公之類此即在下之情而知上之誠

愛也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輯錄此言各養老而
得其道也

慈幼食力而助弱

助弱即于養老慈幼見之
入此室處老者為幼者助

弱也以介眉之類少者為老者助弱也輯
錄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食我農夫皆是也其

祭祀也時

此詩惟獻羔祭韭一句為祭祀而
果酒嘉蔬以奉賓祭則祭亦在其

中其燕饗也節進享于君惟羔羊朋
酒而已是節儉也

此七月

之義也

輯錄真氏曰農者衣食之本惟其關
生民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

以此詩考之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一
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

人不力乎農也近世張栻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于詩有如七月見于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于此其論最為懇至臣愚不佞願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桑勞勩之狀作為歌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手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戚近屬亦知衣食之所自來而不狃侈汰之習也

鴉鴉鴉既取我子

又叶入聲

無毀我室

又叶上聲

恩斯勤斯嚮

由六反子之閔斯

叶眉反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鴉鴉鴉

音休留

惡鳥攬

俱縛反瓜

持也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思情愛也勤篤

厚也嚮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

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去聲之而

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

輯錄蔡氏曰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

管叔武庚而誅之此得字用書文罪人斯得之得而成王猶未知周

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

鳩鴉而謂之曰鳩鴉鳩鴉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

我之室也

輯錄毀去聲非自壞而墮毀之也

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

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

此可見周公于兄弟至厚也

今既取之其

毒甚矣况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

亂國以自敗者

二叔也而謂武庚敗管蔡則公為親者諱也其實二叔以武庚扇惑而後起指為罪之魁也宜哉不

可更毀我王室也

事本金滕說從張氏故以居東為東征以鷓鴣為作于致辭管蔡之

後也至蔡氏書傳乃朱子晚年之說又從鄭氏改讀弗辟之辟為避而與此說不同但詩言既取我子則武庚已敗管蔡管叔既已受誅矣今讀鷓鴣不必求合于蔡氏書傳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音杜徒古反

綢

直留反

繆

莫侯反

牖

戶

後五反

今女

音汝

下民或敢侮予

叶演女反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

輯錄桑根之皮也

綢繆纏綿

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為鳥言我及

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

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

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

去聲後同

之意故孔

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之

有備則無患此為治之大法也朱子引之以見周公善于為治如此

○予手拮

音吉拮

音居拮

予所拮

力活反

茶予所蓄租

子胡反

予口

卒瘞

音徒

曰予未有室家

叶古胡反

比也拮拮手口共作之貌拮取也茶荏

音凡荏

音迨孔氏曰菘

為菘茗謂菘之秀穗也菘頑去聲

可藉

慈夜反

巢者也蓄積租聚也卒

盡瘞病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

拮以拮茶蓄租勞苦而至于盡病者

輯錄嚴氏曰手拮拮而拮茶蓄

租而口卒瘞交錯言之也

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

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集就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脩脩素彫反予室翹翹祈消反風雨

所漂匹遙反搖予維音嘒嘒呼堯反

比也譙譙殺色界反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嘒嘒急也

○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

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輯錄解頤曰當是時王心疑于上羣情感

于下亂賊乘機伺間于其側而國勢之危甚于風雨之漂搖也則其作詩以喻王亦

不得而不汲汲也

鷓鴣四章章五句

一車斥武庚作亂之罪二章自述其所以防亂之意三章

言其所以勤勞之故四章言其所以作詩之故

事見書金縢篇

輯錄邠季友曰藏書之匱金以鑰之縢以緘之二者兼用

故謂之金縢所以致其固也按朱子語錄前後不同朱子詩傳傳鷓鴣篇亦不用鄭說故今世經師多從孔傳蓋謂成王幼冲周公身任安危之寄豈可避小嫌而輕去哉

我徂東山惓惓

叶力反

不歸

無韻未詳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

戶郎反

枚

叶謨悲反

蝟蝟

烏玄反

者燭

音蜀

烝在桑野

叶上與反

敦

都迴反

彼獨宿亦在車下

叶後
五反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

輯錄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

公征之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

惛惛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

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陳

去聲謂軍師行伍之列

也枚如箸

俗作筋

銜之有繡

音畫繩也

結項中

諸本項作頸誤頸後曰項

以止語也

輯錄軍法止語為相疑惑

蛸蛸動貌蠋桑

蟲如蠶者也烝發語聲敦獨處

上聲

不移之貌此則興

也

物動而人不動故用其語相呼為興

○成王既得鷓鴣之詩又感雷

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

上篇

言東征二年此言東征三年二說不同蓋謂東征之役凡二年其往來首尾則三年也亦本孔氏說詩之意○輯錄據蔡氏書傳上篇是居東二年此是東征又自三年也黃氏曰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是即東征之役也若止避地何云罪人斯得耶必如鄭說居東避地者二年其往來已及三年既歸而後三監叛既叛而後出東征又復三年于此則周公攝政七年之間無非奔走道塗之日更于何時輔成王致太平而制禮作樂耶既歸因作此詩以勞去聲歸士蓋為去聲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

輯錄

董氏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惛惛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

因追

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于是制其平

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矣

輯錄

呂氏曰此亦歸士之情也所謂序其情而閔其勞也王氏曰止人毋為謂之勿

及其在塗則

又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蝟蝟者蠋則在彼桑野矣

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嚴氏曰言獨宿念室家也輯錄

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塹柵無以異兵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

力果反

之實亦施

羊歧反

于宇伊威在室蠨

音蕭

所交反

在戶

後五反

町他頂他短反 曠他短反 鹿場熠以執反 耀以照反 宵行叶戶反 不可畏

叶於非反 也伊可懷叶胡威反 也

賦也果羸括音括 樓也輯錄本草曰括樓實名黃瓜生苗引藤蔓實在花下大如拳九

月熟 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

則有之輯錄劉執中曰伊威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本草曰鼠婦一名負蟠多在下

濕處及土坎中常惹著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 蟪蛸

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輯錄陸氏曰蟪蛸名長跖小如

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為蟲故名長跖音欺孔氏曰小蜘蛛長脚

者俗呼
為蟾子
町疇舍傍隙地也
輯錄程子曰
無人焉故鹿

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

有光如螢

輯錄濮氏曰舊說以熠燿即螢以宵行為夜飛與下章熠燿其羽相戾當知宵行乃

蟲名○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

平聲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于

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

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輯錄程子曰丁夫于役田事廢而室

廬荒果羸以下是也
在彼思念其如此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古玩鵲反鳴

于垤

田節反叶地一反

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

叶八聲

有

敦

都迴反

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叶尼反

賦也鵲水鳥似鶴者也

輯錄陸氏曰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本草注曰

頭無丹項無烏帶身似鶴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亦有二種白鶴烏鶴

垤蟻塚也穹窒

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

上聲

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鵲

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

輯錄孔氏曰蟻輦土為塚以避濕將陰雨水泉上潤故蟻

避濕而上蠅鵲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

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

勞苦而嘆息于家

行者遇雨沾體塗足室家思念于此為甚是以占其候而嘆焉

于

是洒掃穹室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
苦瓜繫于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
矣粟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
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

邦角反

其馬

叶滿補反

親結其縞

叶離

羅二音

九十其儀

叶宜俄二音

其新孔嘉

叶居宜何二反

居

其舊如之

何叶奚何
二音

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

仲春令會男
女故云然

熠燿鮮明

也

輯錄通釋曰上章熠燿言宵行蟲之光故以為明
不定貌此章言倉庚之羽故以為鮮明集傳隨文

解義類
如此

黃白曰皇

輯錄孔氏曰謂馬
色有黃處有白處

駢音留白曰駢

縞婦人之褱

輯錄孫炎
曰悅中也

也母戒女而為

去聲之施衿結

悅也

衿繫佩帶也輯錄昏禮
注衿其鵠反悅佩中

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

之多也

美其儀之多者
喜其及時也

○賦時物以起興

因見時物
而賦之就

用其語
相呼也

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

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邪

首章言敢

彼獨宿夫之念其婦也三章言婦嘆于室婦之念其夫也至于此章則新者及時舊者相見夫婦之樂可知矣周公之勞歸士亦本之人情而已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

去聲

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

音女

音洛

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

說也說以使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音悅下同

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于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

其未發而歌詠以勞

去聲下同

苦之

輯錄方言苦快也郭璞曰

苦而為快猶以臭為香治為亂反覆用之也

則其歡欣感激之情

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

輯錄四牡采薇出車杜

等

篇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

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

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以繩繫物曰維持以皮束物曰鞏固固結

人心蓋若是也輯錄朱子曰周公是王室至親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又曰東山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于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于下伯兮是也輔氏曰周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王義則自然之道也鴟鴞述己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為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為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為之通釋曰古之勞詩如四牡采芻出車杖杜等篇皆所以交通上下之情而為固結人心之本也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猶以千鈞之

重而壓乎鳥卵之上蔑不破矣而奚俟乎三年之久也解頤曰周公之東征也侯于翼有以剪其羽翼而披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斯得矣則周公之于庶殷非以力勝之也以德化之也惟其以德服人也故軍士之從公而東者雖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公此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七羊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

駝妥二音

登

音莒

曰斧方登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

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

公勞聲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

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

破斧缺斨託言之以見其久役而甚勞耳聖人征伐

焉用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于正

而後已其哀我也豈不大哉

公不東征則流言不正王疑不釋四方之

亂不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

輯錄語錄聖人之心詩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他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要也得只是護我斨斧莫得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夫

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

其心一有出于自私而不在于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于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
○輯錄解頤曰武王一成

衣而天下定四國既莫敢不一于正矣及管蔡以武庚叛而四國復有不正者焉周公之東征也固將以

我之正正彼之不正也而孰能禦之哉理之逆者不足
以犯我之順也辭之曲者不足以抗我之直也氣
之餒者不足以敵我之浩然也戮一人而天下服則
向之不正者復反于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
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
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
是詩雖作于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黃勉齋曰
詩人洞見聖人之情以為破斧缺斨者蓋欲誅管蔡
而正四國也集傳曰學者于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
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今人須是存得箇正
大之心不然則是邪小
底人焉得謂之大丈夫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

巨宜反叶
巨何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

五戈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叶居何反

賦也錡鑿屬

諸本鑿作簽誤

叱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鉢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在差反哀

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鉢木屬

輯錄韓詩云鑿屬一云今之獨頭斧

適斂而固之也休美

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反覆嘆之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

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為相去聲也則誅之

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于舜而

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

去聲

王

室得罪于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

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殷有天下六百

年德之被于民者深矣紂毆其民與武王民
幸脫于水火也及痛定而思則商為周矣殷
民反則何怪哉當此之時而三監武庚果得
乘隙則危殆有不可勝言者周公為冢宰成
王又幼苟無所處何以靖之管蔡之誅不免
矣是知舜為象計故得全其友愛之天周公
為文武天下計不得不盡夫大公至正之道
集傳引此以明聖人處物之義而見周公無

愧于舜也輯錄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

七喻反

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邁

古豆反

之子籩豆有踐

踐淺反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竹豆也豆木豆也踐行指杭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

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

輯錄朱子曰言執柯

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

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

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

昏禮曰共牢而食注云牢牲牢也共一牲牢而食不異牲

輯錄士昏禮曰特豚合升注謂同牢也醢醬二豆菹醢四豆無籩

東人言此以此今

日得見周公之易

去聲

深喜之之詞也

伐柯事之小者也娶妻禮之大

者也物有小大而遂其所欲則均可喜也東人之于周公未見而願之之深既見而幸之之甚引伸觸長

無非可譬者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增釋許氏曰伐柯非難事也然必須斧娶妻亦非難事也

然必須媒東人之于周公被其風而化其德
思慕之極瞻之固若在前也然而貴賤之殊
道里之遠亦未易見也故其企望如此及其
因事而東則幸而得見東人故喜之之憲而

如二章之
所言也

九罭

于逼反

之魚鱒

才損反

魴

音房

我觀之字袞

古本反

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

輯錄爾雅曰縵罭謂之九罭魚網也孫炎云謂魚之所入

有九囊郭璞云縵今之百囊網也

鱒似鱒

渾上聲

而鱗細眼赤

輯錄爾雅曰鱒

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惟螺蚌多獨行見網輒避

魴已見

音現見汝墳

上皆

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之子指周公也

前篇之子承取

妻如之何言此篇之子因衾衣繡裳而言蓋作詩衾
非一人而之子乃衆人之通稱也故所指者異 衾

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

曰宗彝虎也

音壘位抽也

虎子也輯錄爾雅注雉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

未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懸于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

皆續也

音繪于衣六曰藻

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于裳

周制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與

舜觀古人之象頗異輯錄周法皆以蟲獸為帝首故如此益稷蔡氏傳曰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已相戾取其辨也緇季友曰舜上尊也咸鬱壘曰舜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畫虎雉于舜故以宗彝

為虎雉也取其孝謂宗廟祭器也又注疏云虎雉同在于彝故此亦并為一章也虎取其嚴猛雉取其有

智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音

然故謂之袞也

出記玉藻周禮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冕服七章與侯伯同及出封則加一

等而服袞按孟子言周公封于魯則公以三公而受出封之命矣此所以有九章之袞衣也 ○此

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覲之子則見其袞衣繡裳之服矣

九罭之魚有鱒又有魴之子之服有衣又有裳皆二者兼備之意故以為興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于女音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

○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

渚矣公歸豈無所乎

人物各有依歸是皆必然之理也故以為興

今特于

女信處而已

輯錄朱子曰此章飛歸字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

此服衮衣之人又願其且留于此無遽迎公以歸歸

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輯錄解頤曰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

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于公雖欲遂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增釋此章一句尊之之辭也二句親之之辭也三句願留無已之辭也而周公之德可見矣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一章以得見為喜二章三

章以將歸為憂四章以勿歸為願輔氏曰伐柯喜其得見九罭願其久留東人之愛公有加而無已也愚謂周公之心軍士知之周公之德東人喜之而成王幾或不如軍士東人之智非鴟鴞之詩貽于前風雷之變彰于後則王之疑終不可解公之忠卒不可白而文

武之業墮矣所幸周公之誠足以動乎天而應乎人故亂不終于亂而反乎治也其功不

戰既大

狼跋

蒲未反

其胡載橐

丁四反

其尾公孫

音遜

碩膚赤舄

音昔

几

興也跋躡也胡領下懸肉也載則橐踏入聲也老狼

有胡進而躡其胡則退而踏其尾

輯錄橐當從陟利反躡踐也前倒踏

躡也後倒語錄曰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橐至地公

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

輯錄鄭氏曰舄

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復下曰舄禪下曰屨禪音丹李氏

曰天子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屨凡凡安重貌輯錄王氏曰凡人所憑以為安者故凡

安也愚謂凡凡所以形容○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容其安重之氣象也

上聲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此周公居東而王疑未釋之日鷓鴣胎王

即是言狼跋其胡則彙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時也

安肆自得乃如此此以進退跋彙與安肆自得相反而為與蓋其道隆德

盛而安土樂音天有不足言者安土樂天本聖人事而猶不足言則無所

不安無所不樂聖人之至極而無以加也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輯錄

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于舒泰赤舄几几然安也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于喪履喜者或至于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

非四國之所為

四國管蔡商奄也

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

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

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增釋許氏曰語錄云

此興是反說公孫碩膚如言幸虜營及北狩之意言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流言乃公自遜此大美耳此古人善于辭命處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說自是體當如此魯昭公分明是

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出云耳解頤曰
物之累于形者其進退跋扈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
周于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
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
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狼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叶洪孤反

興也德音猶令聞

並去聲

也瑕疵音慈病也○程子曰周

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

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輯錄建安葉氏

曰夔夔戒謹恐懼之貌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明白坦平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既不忿戾而改常

亦不疑懼而失守
是為不失其聖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前章言其德容之不變後章言其聲譽之無損○伐柯九

跋狼跋皆當
在東山之前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

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

語本左傳

凡有欲之

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

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
受堯之天下不以為奉孔子阨于陳蔡而不
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

赤烏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此又兼論三
聖人事而示

人以處富貴貧賤死生之道初不主于釋經
也輯錄輔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朱子之說足
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
公之德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道
之道自有詩以來
無人說得到此

幽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于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
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
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
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曰
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
正矣夷王名變
厲王父也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
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
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

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此以鴟鴞以下六篇言之

輯錄范氏曰邠居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于是次之以邠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周公○籥章歛吹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音現于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于田祖則歛

豳雅以樂

音

田畷

輯錄注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畊田者謂神農

也田畷古之先教田者

祭蜡

音

則歛豳頌以息老物

大蜡之禮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

祀而老息之輯錄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
二農三郵表暇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

蟲八則考之于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

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去聲者

為風

女心傷悲是也

正禮節者為雅

以介眉壽食我農夫是也

樂成功者為頌

十月滌場以下數語是也輯錄鄭氏以殆及公

子同歸以上為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為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為豳頌然一篇

之詩首尾相應

去聲

乃剝

音

取其一節而偏

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

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于理為通而事亦可行

輯錄賈峯饒氏曰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故邠風亦曰邠雅亦曰邠頌蓋一詩而備二體也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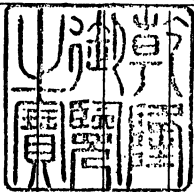
去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

于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輯錄慈溪黃氏

曰按楚茨噫嘻諸詩未易遽指以為豳若如介甫謂豳詩別自有雅頌則豳乃先公

方自奮于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耶惟前一說謂吹豳之聲可雅可頌為得之按朱子云雅頌之中見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輔氏謂若大田良耜諸篇或以音節不同而居雅頌之中則固可從矣然朱子于大田良耜篇末又皆云亦未知其是否故存黃氏之說于此



詩經疏義會通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盛嘉祐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_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_臣沈毓鳳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卷九

元 朱公遷 撰

小雅二

大雅說附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

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必列反輯錄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之時詩

也小詩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

之變雅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

音潮之樂受釐

即禧字

陳戒之辭也

受禧如生民行葦既醉嘉樂息鷩之

類陳戒如文王大明縣公劉河酌卷阿
之類通釋曰釐與僖同祭而受福也
故或歡欣

和說

音悅

以盡羣下之情

拍小雅

或恭敬齋

音齋

莊以發

先王之德

拍大雅

詞氣不同

小雅舒暢而平易大雅渾涵而嚴密小雅近於

風大雅幾於頌

音節亦異

朱子嘗謂詩之聲氣有不可多得而聞者此特以理斷之耳

周公制作時所定也

輯錄朱子曰周公相成王定樂而後作詩以詩寫其至誠和

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

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

其聲附之

朱子曰依小雅體製作謂之小雅依大雅體製作謂之大雅輯錄輔氏曰至於

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

其次序時世則有不

可考者矣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

必列反

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

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

輯錄孔疏曰風及商魯頌以當

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二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一卷卷首之篇則為什長以統節篇之目也

呦呦

音幽

鹿鳴

叶音芒

食野之苹

叶音旁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叶師反

吹笙鼓簧

音黃

承筐是將人之好

呼報反

我示我周行

郎叶戶反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革籟音蕭也輯錄今名籟蒿青色白莖

如筋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

使去聲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儀禮燕禮曰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升歌鹿鳴黃笙中之簧也輯錄詩氏曰樂書古

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篠列管匏中而施簧管端有長短之制法象鳳凰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

四尺大者十九簧謂之巢管在匏有鳳巢之象承小者十三管謂之和以大者倡則小者和也

奉也筐所以盛平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

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

侑猶勸也勸食曰侑恭敬

非儀文不行故以幣將之

周行大道也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日用之間坦然可以由之者是

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

出卿射記注云禮成樂備

乃可以言語愚謂賓筵之初禮樂方盛言語則慢之矣迨至旅酬則禮已成樂已備於是而語乃無嫌也

輯錄通釋曰燕飲至旅酬正禮已終然後言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聖人之道也

○此燕

饗賓客之詩也
輯錄李氏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蓋

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

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

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

以物情之樂興賓主

之樂。增釋許氏曰鹿見野之有苹而呦呦和聲呼其羣以共食以興君有酒食召集嘉賓而共饗也燕

饗之意全在此興中故下文祇見作樂奉帶耳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冀之之辭也

庶乎人之

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

輯錄孔疏王肅云飲食以饗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

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出語

縮衣黃氏日抄云私惠猶言私恩小惠謂人以私惠於我而不合乎德義之公則我不留之於已也愚按黃氏以合字貼歸字以已字貼自字說與古注不同而與集傳之意相合故取之留字當訓為受字蓋

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

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

望人以大道示我則示以德義之公為德而留之非以私

恩小惠為德而留之也為德之德訓惠字

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

與嘉賓則宜有禮意以宣其樂矣而教示於已又可鹿食革草呼其羣而聲甚和物情之樂也主人得

樂之實故其所以致嘉賓之樂者實欲以致其樂於已也是雖樂而不失其正輯錄解頤曰君之燕臣其事非一有因祭而燕者有因朝而燕者有因聘而燕者有因錫有功而燕者其事不同則所以相告語者亦異如其君之尚武歟則告之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可也如其君之尚文歟則告之以詰爾戎兵陟禹之迹可也如欲其君之敬天歟則告之以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可也如欲其君之脩身歟則告之以敬慎

威儀維民之則亦可也為其有兄弟也而申之以常
 棣之恩為其有朋友也而申之以伐木之義袞職由
 是而可補民情由是而可達先王之典章由是而可
 脩先民之話言由是而可聞莫不因事以有言因言
 以致戒而所謂大道者在是矣
 夫豈泛然為不切之論而已哉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側視民

不佻叶彫反君子是則是倣胡教反我有旨酒嘉賓

式燕以教牛刀反

興也蒿去刃反也即青蒿也輯錄羅氏曰荆楚之人謂蒿為蒿本草注曰春

生苗葉秋開淡黃花結子如粟米大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佻偷薄也

教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

厚德積於中則聲譽著於外以此示民而君子所當
民德歸厚矣所謂嘉賓者於此可見

則傲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德盛

者聞在所當法則禮意殷勤在所當盡是以不特燕

享而又使之教游以盡其樂而求教示焉視上章為

有加矣○增釋此章承上章而言德音者有德之言

即示我之周行也既足於示民使不偷薄則君子所

當取則而傲傲之君子凡有位者也式燕以教言其

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

德之

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苓

其今反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

鼓琴和樂

音洛

且湛

都南反叶
持林反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

心

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

輯錄陸氏曰生
澤中下地鹹處

牛馬喜
食之

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

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

教示之無已也

所以和樂且湛樂而又樂者蓋欲燕
樂其心而求教示之意視上章又有

加
矣

鹿鳴三章章八句

首章所以燕饗如此欲其示
我周行也二章燕享而又使

之教游焉尤欲其示我周行也三章必以燕樂其心則又深欲其示我周行也一詩之意以漸而深但興起鹿鳴以興和樂之意也首章章首二句興下二句後四句在興外二章三章則盡一章之意而興之

按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

輯錄工歌者乃

堂下之歌與琴瑟笙磬相間而歌之也與升高禱廟不同鄉飲酒用樂亦

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

詩

宵之言小也肄習也凡入大學必先習此三詩解錄鄉飲酒注曰諸侯鄉大夫貢士

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倣也四牡采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咨謀于賢智也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

本為去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

鄉人也歟輯錄通釋曰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正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

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然於朝曰君臣

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

見矣○范氏曰食音之以禮樂音洛下之以

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

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

扶音婚 婚媾不備則

貞女不行也

婚媾以聘禮言

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

上聲

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輔錄氏

曰范氏說破君子豈為飲食幣帛而悅之意甚好然則先王制禮所以殷勤如此者亦非以為媚賢之具也各盡其道而已

四牡騑騑

芳非反

周道倭

於危反

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古音

我心傷悲

賦也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

監不堅固也

輯錄鹽亦鹽也出於河東之解池水注鹽池自結成者不經久而易壞故訓不

堅固者為鹽也

○此勞使

並去聲

臣之詩也夫

扶音

君之使臣

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

扶問反

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

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而閔其勞

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

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

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

傷悲於心王事故也臣不然則可以逸樂矣

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監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輯錄輔氏曰此天理人情之至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騤騤

他丹反

駱馬

音洛叶滿補反

豈不懷歸王事靡

監不遑啓處

賦也。啾啾音澌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駉。遑暇啓跪處

居也。

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愚謂啓居猶言動靜不遑啓居王事故也不

然則可以閒暇矣蓋我心傷悲者感之深不遑啟居者勞之至已上二章先言私恩後言公義而二者交重也

○翩翩

音篇者騅

當作佳朱惟反

載飛載下

叶後五反

集于苞栩

况甫反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扶甫反

興也。翩翩飛貌。騅夫不

方浮反本作鳩鴉

也。今鶉鳩也。凡鳥

之短尾者皆佳屬將養也。

輯錄戴氏曰將扶持奉侍之謂

○翩翩者

離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去聲人乃勞苦

於外而不遑養

去聲

其父

物得自由人不
如物故以起興

此君人者所

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

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

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憂其
憂則

悅待其勞苦而自傷則怨矣輯錄謝氏曰忠孝不兩
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探人

情真切而
言之也

○翩翩者離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起音

王事靡盬不遑將

母叶蒲反

興也杞枸

音樞計也

此兩章乃言所以懷歸之故先言公義後言私恩而私恩乃所

歸重也輯錄嚴氏曰本草云名仙人杖西王母杖根名地骨莖幹三五尺作叢詩中有三杞將仲子樹杞

柳屬也南山有杞湛露杞棘山木也此詩苞杞四月杞檉北山言采其杞枸杞也

○駕彼四駱載驟

助救反

駸駸

侵寢二音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將母來諗

深審二音

賦也駸駸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去聲父母之情而

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去聲之

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

此章專言私恩不及公義則恩為甚重而

義有不必言矣輯錄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解頤曰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於外則必闕其養於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為人臣者將欲致其力於私養歟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於王事歟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為孝哉此王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為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

四牡五章章五句

一章二章言懷歸則將父母之意在其中矣三章四章言

將父母則懷歸之意不言可知矣五章則曰豈不懷歸又曰將母來諗則究言之而盡其

情矣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

春秋傳亦云

襄公四年

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

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

解錄外傳魯語曰叔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重拜皇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但

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為去聲勞

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歌於使來之時則勞其來

也而極言在外之情如此則章其勤也勞其
來者此詩之用章其勤者詩中之意或謂皇
華之使為本國之臣四牡之使為諸侯之使
故朱子取小序說而引叔孫事以證之愚按
如此則與首章傳意不合此謂甚協詩意特
以明其為勞而不為遣引叔孫事亦以證其
為勞詩耳若取來字之義則本國之使來歸
亦曰來諸侯之使來朝亦曰來用之二者無
不可也。增釋許氏曰章各五句一章二章
五章賦也自為一體上二句為一節下三句
為一節第二句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
同三章四章興也亦自為一體上三句為一
節下二句為一節第二句三句五句用韻命
辭用意亦同一篇之中賦興既異體其文又
自各為一體也金履祥曰卒章獨言將母者
父丈夫也猶能自養婦人非子不能自養此

尤人之情也

皇皇者華

芳無反與夫叶

于彼原隰駢駢

所中反

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

曰隰駢駢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

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

達下情

出則宣公德入則達下情使臣之職如此

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

無以副君之意也

此所以有靡及之心也

故先王之遣使臣也

美其行道之勤

即駢駢征夫言

而述其心之所懷

即每懷靡及言

曰

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

言高原下隰皆有之也

此駢駢然

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

彼之物無處不有此之心

無時不然彼有以悅于人此無以
愜於己反順皆相因也故以為興蓋亦因以為戒

錄

輔氏曰即穆子所謂君教使臣之意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

厚亦可見矣

有自足之心則非臣道之當然故首章即以戒之也輯錄解頤曰每懷靡及者

每事而思之則必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當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不宣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不達為使臣者固唯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為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為使臣之

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於遣使之
時而歌此固所以勸勉之也

○我馬維駒

恭于恭
候二反

六轡如濡

如朱如
由二反

載馳載驅
虧由

反二
周爰咨諏

子須子
侯二反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

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

也

廣博二字
釋周字

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此下四章無
異義但言愈

詳而意愈深矣輯錄輔氏曰每懷靡及者心也諏謀
度詢者事也有是心則有是事矣程子之意蓋謂人
君正以耳目不得與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己意而
通下情為之使者豈可不咨訪以副君意哉解願新

語以諏訪其事也。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

○我馬維騏

音其

六轡如絲

叶新齋反

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叶莫

反悲

賦也如絲調忍

音也

調忍猶言和柔也

謀猶諏也。變文以協

韻爾下章放

上聲

此

反覆詠歌

○我馬維駱六轡沃

烏毒反

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待洛反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

○我馬維駟

音因

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

輯錄爾雅疏曰陰淺黑色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今名泥驄

均調也詢猶度也

所以諏謀度詢者以有靡及之心而然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輔氏曰首章述其心後四章言其事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

君教使臣

此詩歌於出使之時遣之也而必使之諏謀度詢教之也言其用則

曰遣言其義則曰教

其說已見

音現下同

前篇儀禮亦見鹿

鳴疑亦本為

去聲

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

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

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此以忠信訓周與諸

傳異輯錄注言必於忠信之人咨此四事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

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

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

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

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華皇

遣使勸以義四牡勞使恤以情是以出則盡其職歸則忘其勞由君之使臣有道也然四

牡皇華不以遣勞先後為次序而以私恩公義輕重為次序君之厚臣如此輯錄輔氏曰

范氏說是餘意夫君臣一體也不能
咨諏善道則君亦安能聽用已言哉

常棣之華鄂

五各反

不韡韡

韋鬼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侍禮

反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

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

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

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輔氏曰此不取義但以豈不韡
韡興莫如兄弟耳愚謂此與何

彼穠矣同例何字正呼昂不字也○此詩以莫如兄
弟一句為大旨終篇皆發此句之意韡錄毛傳鄂猶

鄂鄂然言外發也疏鄭氏以為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朱子從毛傳但以語相呼而為興也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叶胡威反

原隰哀

薄佳反

矣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懷思哀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

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哀聚於原野之間亦惟

兄弟為相求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於此可見

此詩蓋周公既誅管

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闕闕之事為言

其志切其情哀乃處

上聲

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

關弓而射

音石

之則已垂涕泣而道

去聲

之者

輯錄朱子曰此

詩是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詞哀切不似諸詩和平胡氏曰王氏云文武以來宴兄弟亦必有詩然鹿鳴四牡等篇詞多和平唯常棣一篇詞多激切意若有所懲創則周公因管蔡之事其後更為此詩無疑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

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

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

石準反

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

悉辨也

輯錄輔氏曰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闕閔之事為言然兄弟

真切之情亦惟至此際而後見分曉若於安平之時飽之則人或以為朋友與兄弟等耳先王之制朋友

之服視兄弟有
差故特言之

○脊

井益反

令

音零

在原兄弟急難

叶泥反

每有良朋况也永

歎

吐丹反叶
它涓反

興也脊令雖渠水鳥也

輯錄陸氏曰

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

白頸上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嚴氏曰雪姑也

况發語詞或曰當作况况上

聲見柔桑

○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

此與關雎之興竄相似

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去聲

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

莫如兄弟又於此可見

東萊呂

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

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扶問

反使之反循其本也

輔氏曰先王之制朋友之服視兄弟聖人恐人以二者等視之

也故因燕兄弟而發之

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

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

施而不孫

音遜順也謂順於理也

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

朝滿夕除胡可保哉

於所厚者薄則欲厚其所薄不能也

或曰人之在

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則非

不憂憫但視兄弟急歎為有差等耳

兄弟以天屬朋友以義合故其

輕重如此

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

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音佩。重於此而不輕於

彼可謂語意皆圓矣

○兄弟鬩

許歷反

于牆外禦其務

春秋傳作侮罔甫反

每有良朋烝

之承反

也無戎

叶而土反

賦也鬩鬩狠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

設有不幸鬩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

良朋豈能有所助乎

莫如兄弟又於此可見

富辰曰兄弟雖有

小忿不廢懿親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注曰懿美也死喪相恤患難相救是天理之本然

闕牆禦侮則人欲昏迷之極而天理又有不可滅者於此尤見兄弟為至親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叶桑經反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

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

也

天理每形於患難之際人欲易惑於宴安之時故其悖理如此至此而莫如兄弟若不然者矣

○賓

賓徹反

爾遵豆飲酒之飶

於慮反

兄弟既具和樂

音且洛

孺

賦也。備陳飫饜具俱也。

具者兄弟無故也。或死孺小或生有不同則不具矣。

兒之慕父母也。

真誠相悅無或偽也。

○言陳遵豆以醉飽而兄

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輯錄謝氏曰此章會集兄弟不惟和

樂其情親義厚無異於孺子相慕也。孺子無不愛其親無不敬其兄者人欲未萌天理昭著也。

○妻子好

呼報反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許及反

和樂且湛

荅南反叶
持林反

賦也。翕合也。

翕者同而無異也。吉凶禍福苦樂不同則所趨異嚮而不翕矣。

○言妻

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

樂矣

好合即是和合翁訓合則止是人情事勢相同而已輯錄問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

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故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語反復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朱子曰此所謂生於憂患死于逸樂那二章正是過人欲而存天理也須是恁地看。增釋二章至四章言急難危殆之時惟兄弟為能相救六章七章又言燕樂和平之際無兄弟則亦無與共享而久安之反覆而言則兄弟之情相與切至而不可解者自見矣

○宜爾室家

叶古胡反

樂爾妻帑

音奴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就

乎字
為韻

賦也帑

同

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

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

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

然乎

莫如兄弟於此尤為可見而無疑也輯錄輔氏曰觀周公之言如此則其所以誅管蔡者是豈

得已者乎所謂處聖人之不幸也

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

未必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

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

名而已矣

知為兄弟之親而不知其所以當親也

凡學蓋莫不然

此又推之

凡為初學之法此格物致知所以必求其極也。增釋吳師道曰中庸引此二章之言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則詩之所言而不及父母者蓋人能孝於父母自然能及于兄弟凡其薄於兄弟者皆不念父母之同體故也詩雖不言其意固具此夫子說詩所以推而及之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

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扶又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

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

死生自既具言苦樂自既

翁言兄弟之間有死者有苦者則生而樂者亦不得以全其樂矣 卒章又申

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

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輯錄通釋曰五章言喪亂

既平以結二章三章四章所言患難相與之意而繼言安寧之後兄弟之恩乃有疎薄者以起六章七章所陳兄弟之恩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以宜室家結六章所言樂妻帑結七章所言而復繼言其理之誠然使人有以考驗之也詩凡八章唯卒章無兄弟字餘章反覆言兄弟者凡八其言人情之委曲天倫之厚重者哀傷激切故不若其他宴樂

兄弟者樂歌之和平也。解頤曰：此詩自三章至五章皆舉朋友以明兄弟之當親自六章至八章復舉妻子以明兄弟之當厚。

伐木丁丁

陟耕反

鳥鳴嚶嚶

於耕反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

其鳴矣，求其友聲。相

息亮反

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

不求友生。

叶桑經反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

相視矧况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

丁丁興鳥鳴之嚶嚶。

伐木非一人鳥鳴亦是雌雄唱和二者皆有相應之聲也。此以

相應相求而意為興之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

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聲則神之聽之聽有順從之意

蓋使之遂終和平矣和平猶和好也心志孚合相與無窮所謂終和平也交

道之保始終為難惟篤於朋友之好則神必聽之而使

者竭真誠以致其厚之心即下兩章所言是也蓋此詩歌於燕飲之時故首陳其意如此輯錄楊氏云

五品天叙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得罪於天矣其能終和

且乎

○伐木許許

呼古反

醜

所宜反

酒有藇

象呂反

既有肥羜

直呂反

以速諸父

扶兩反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叶居五反

於烏粲酒

所懈

反埽

蘇報反叶蘇吼反

陳饋八簋

叶已反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其九

反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其九反

興也

輔氏曰此其起興與首章同不言鳥鳴以下者承首章而省文也下章亦然

許許衆

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

余遮反

許蓋舉

重勸力之歌也

輯錄淮南子道應訓章翟煎對梁惠王曰夫舉大木者前呼耶許後亦應

之醜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沛

子禮反

之而去

上聲其糟也

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以茅去滓出郊特牲輯錄陳氏曰縮沛也酌斟酌也謂醴

齊濁涕而後可斟酌也用奠美貌豨未成羊也輯錄爾雅

注曰俗呼五月羔為豨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

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朋

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

所界反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

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輯錄范氏曰寧適不

來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

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弗顧有咎則閒隙生備極情文以篤

朋友之好庶幾
和平之有終也

○伐木于阪

叶孚
癯反

醜酒有愆
籩豆有踐

在演反

兄弟無遠

民之失德
乾餱

音侯

以愆

叶起
淺反

有酒湑

思呂反

我無酒酤

音古

我坎坎鼓我蹲蹲

七旬反

舞我迨

音待

我暇

叶後反

矣飲此湑

矣

興也愆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

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

斬錄通釋曰
詩言兄弟多

矣鄭風揚之水昏姻之黨唐杜雅常棣頌弁斯千
行葦等篇同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

指而不乾餼食之薄者也

輯錄說文乾食也徐錯云今人謂乾飯為餼王制乾

豆注謂腊之以為豆實

愆過也滑亦醜也酤買也坎坎擊鼓聲

蹲蹲舞貌

滑我者我滑之也酤我者我酤之也鼓我舞我我鼓我舞之也語皆例

迨及

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

或但以乾餼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

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失德則相棄絕

矣及時相樂以篤朋友之好庶幾和平之有終也輯錄輔氏曰民之失德乾餼以愆曰民則自上言下之辭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物飲酒不以相分之故蓋前章既言其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餼之愆

亦微過耳於微過而尤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增釋人之於朋友甚以相得而或以乾餼不及之
故遂致情義之有間也謂之失德而彼有不及我無
所謹則失德之謂何所與於已也但及暇時以我潛
我酌我鼓我舞燕飲相樂唯
如此可以篤全朋友之道哉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首章主言求友二章三章皆以發首章之求友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

故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

之

此篇以求友為主求之之道無他飲食燕樂而已禮文之盛恩意之隆殷勤惻款無

所不至此即求之道也此古人所以保交道而全天倫也輯錄語錄伐木大意皆自言

待朋友不可不加厚
之意所以感發之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

音丹

厚何福不除

直慮反

俾爾

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

輯錄劉辰翁曰詩人爾君雖古人爾汝之常抑非此無以

著其親愛諄至之情也

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

往者乃消來者

復受福之在已無少間也庶衆也

輯錄猶所謂其來如幾其多如法也

○人君以鹿

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

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無時而不受福則積之也極厚故以

單厚言無事而不受福則得之也極多故以多益言何福不除以莫不庶正以申言單厚多益之意也○此章言福之悠久而又盛大如此輯錄通釋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時所宴非同一臣而其臣之答之則唯同歌此詩者蓋几臣子之祝報其君唯原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

子戩反

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聞

去聲

人氏

名滋

曰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

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

無處而不受福則隨所處而皆善故以戩穀言

罄無不宜又覆說戩穀之意也天既使爾盡善而遐
盡無不善則爾於凡事皆安且適而受福甚多矣遐

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輔氏曰受天百祿已

然之事降爾遐福方來之事愚謂受天百祿言天人

之際交相與也爾既受於天又錫於爾一受書所

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輯錄見益稷蔡氏曰以

命而用語意正如此此章言其福之盛大而又悠遠

詩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語

意正同蓋此詩歌於宴享之際以答前詩嘉樂歌於
繹祭之日以答鳧鷖
皆祝願人君之辭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

之意

輯錄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

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

量也

山阜岡陵崇高而盛大也川之方至增長而悠久也二者皆有興盛之意故用以形容如此

輯錄語錄此及上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煩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

○吉蠲

古立反

為饗

尺志反

是用孝享

叶虛良反

禴

餘若反

祠烝嘗

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

諏日卜柔

日也擇士選助祭之臣也齊戒其心滌濯其身內外皆致其潔也輯錄諏謀也柔日丁巳也必先諏此日

明日乃筮見少牢饋食禮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於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

見射義餘饕輯錄儀禮有饕饕酒食也享獻也宗廟見生民

饕

輯錄儀禮有饕饕注炊黍稷曰饕

酒食也享獻也宗廟

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輯錄王制禴禴嘗烝鄭氏曰此

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曰祠夏曰禴以禴為殷祭也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

公叔祖類也

祖類公叔名即組紺也

先王大王以下也

輯錄鄭氏曰先

公謂后稷至諸盥音綱史記曰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盥三

代世表作叔類孔氏曰周之所追王太王以下太王之
前皆為先公。問古先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
業肇於太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紃以上
則上祀以先公之禮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袞冕
祀先公以鷩冕鷩冕諸侯之服
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
君通謂先公先王也

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

嘏音假輯錄
祝為尸致福

於主人之詞孔氏曰少牢禮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
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歐陽氏
曰此章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文王時
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
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此言祖宗
降福之故
必述嘏詞以祝之者明其出於神意而非無徵之
言也將祭而先盡其誠則致祭而必受其福矣

○神之弔

都歷反

矣詒

以之反

爾多福

叶筆力反

民之質矣日用

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

也言其質實無偽

輯錄謝氏曰不澆薄以作偽不巧詐以趨利渾渾然如太古之民是

之謂日用飲食而已

耕田鑿井不任私智所謂皞皞如也

羣衆也黎黑

也猶秦言黔

其淹反黑也

首也百姓庶民也

既曰羣黎又曰百姓所以

盡天下之人也

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德也

民德如此

實君德有以化之但羣黎百姓為之於下反若助人君而為德爾○神降多福則不惟福爾一身而已必

使民德歸厚而為人君之大福也。上章專言其悠久，此章專言其盛大。福至於此無以加矣。輯錄嚴氏曰：此祝君之福而祝君之德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宥若盡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凡詩人頌福多兼德言之，又言德者，民心所得而曰徧為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故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曰莫匪爾極也。○增釋：此承上章祭祀而言神之降福推而至於民之質實，百姓之為德莫非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篇之本領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

胡登反

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

起虔反

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

輯錄恒訓弦常從古鄧反為正

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

輯錄

八日上弦月體正半似弓之
張而弦直又進八分方滿
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

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相繼

長茂則有加而無已也歐陽子曰此專欲其悠久故
多引不虧不壞之物以為况輔氏曰盛大而不悠久
則無足稱故末章歸宿於久長之意愚謂三章主言
興盛而兼久長之意此章專言久長而兼興盛之意
盛大悠久反覆詠歌不一而足也解錄解頤曰日月
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
不變

天保六章章六句

一章二章言天降之福三章
極其形容擬議之四章五章

言祖考降之福六章極其形容擬議之輯錄
此詩文意重複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程子

曰天保詩感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

叶則故反

止曰歸曰歸歲亦莫

音慕

止靡室

靡家

叶古乎反

玁狁

音險

狁之故

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此章作與莫故

叶薇與歸家又與居叶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吐狄也

○增釋許氏曰史記唐虞以上有三戎獫狁葷粥戰國後為匈奴注克曰葷粥周日玁狁獫狁與玁同

暇啓跪也○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

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

以詩

正言出戍之事非為采薇而作也但借曰采薇采薇
當時所事為起語而用四句相呼應耳

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薇方生而
出戍春莫

矣方以何時為歸期乎必明年然凡此所以使我舍
之歲莫矣預言之以定其志也

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

直以獫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

苦悲傷之情而又風去聲以義也輯錄通釋曰不遑啓
居則勤苦矣曰歸曰

歸靡室靡家則悲傷矣此所以叙其私情也一則曰
獫狁之故二則曰獫狁之故又因風以公義也一詩

之中唯以私情公義反覆
為言所以感人者深矣
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輯錄

此以猥狁則人懷敵愾音愾之心矣愾怒也指其可怒者而言也輯錄左

傳文四年敵王所愾輔氏曰程子此言萬世用兵之定法順之則吉悖之則凶又曰古者戍

役兩暮而還今年春莫即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

備秋至

備秋二字與下文防秋相應以至字為句絕

過十一月而歸又明

年中

即仲字

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

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此章蓋即啓行之時而言其戍守之故如此輯

錄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

載飢載渴

叶巨烈反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

○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

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此章則預言其在道之時而欲

以義勝恩如此輯錄輔氏曰戍者勤苦之情大槩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啓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憂心孔疚

叶訖力反

我行不來

叶六直反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

輯錄李氏曰始遣戍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柔又其後薇壯而

剛以見天

陽十月也時純陰

坤

用事嫌於無陽故名

之曰陽月也

前言歲莫而歸啓行時也此言歲陽戌畢將歸時也輯錄問十月何以為陽月

朱子曰剥盡而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自坤卦積來如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增釋十月本陰而名陽是陽無可盡之理故也聖人設卦坤為純陰之象上六曰龍豈非抑陰扶陽之意乎

孔甚疚

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此章亦預言其

在道之時而欲捐生赴義如此。上章國事為重而家為輕此章王事為重而身為輕是皆所以教之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芳无胡瓜二反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於斤

尺奢二反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輯錄釋音爾乃禮反與備通常常棣也路戎車也

君子謂將帥並去聲也輯錄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

子儁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御車得稱路車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

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此專以語相呼

為興與何彼穠矣同例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

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此章預言其在戍所之時而畜勇以

待敵者
如此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

求龜反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符非反

四牡翼翼象弭

彌氏反

魚服

叶蒲北反

豈不日戒

叶訖力反

玃狁孔

棘

賦也騤騤強也依猶垂也腓猶庇也程子曰腓隨動

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

輯錄黃氏曰吳伯豐嘗問先生曰腓為先

足而動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庇之得也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庇先生答曰兩說誠不合當刪去按朱傳固不當兼收二說伯豐尤不當云隨動之說而存猶庇之說也毛氏初釋腓字為

避字鄭氏知避之說難通遂云腓當作芘蓋改腓為芘非訓腓為芘也又豈可因其改字遂訛以為字訓耶若以腓為隨動雖祖程說而程非自為之言也字書腓者脛腓易之咸艮皆取象於腓以著其隨物而動伯豐何乃以先動為疑世豈有足不動而足肚自先動者乎若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牛羊足不踐棄路之嬰兒以足肚回護而過之若字愛然爾亦不當援為芘義之證故此詩腓字朱傳止當獨留程說

翼翼行

音杭

列整治

去聲

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矟

師交反

也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

可為弓韉

居言反弓衣也

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

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

輯錄劉執中曰君子則依之以為備禦也

小人則腓之以為進退也嚴氏曰遣將率
且其行列
戎役同歌是詩故以君子小人兼言之

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獬豸之難

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此章以預言在戍所之時而致謹以防寇者如此○上章

不敢有畏心此章不敢有慢心亦皆所以教之也輯釋通釋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盛備而以章末專以公義為言所以美之所以風之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于付反 雪霏霏芳菲反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叶於希反

賦也楊柳蒲柳也

輯錄謝氏曰依依者初抽條之時質柔生弱嫋娜不定如欲依倚它

也。物霏霏雪盛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為役人預

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

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

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

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此章預言其來歸之時道塗感慨如此首章風諭

以不得已之意末章體悉以不忍人之心起結兩章相應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前三章雖兼私情公義言而重在義四章五章專言公義

六章專言私情教戒以倡其勤憫恤以致其悅使人之道當然也。○此詩見先王仁厚之

至○增釋許氏曰采薇以下三詩雖曰遣戍勞還而專主於獵抗蓋非泛言也抑當是之時有獵抗連西戎為中國之患命將出師或周公作此詩而遣勞之故能深知其情而極道之而且勸之如此後凡出師則皆以歌之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

叶莫秋反

矣自天子所謂我來

叶六直反

矣召

彼僕夫謂之載

叶節力反

矣王事多難

乃旦反

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

邑外曰郊郊外曰牧

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

御夫也○此勞

去聲還旋音

率

與帥同

之詩追言其始受命

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

去聲

其人曰我受命於天

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

述其往時忠敬之心以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

叶音高

矣設此旒

音兆

矣建彼旒

音毛矣

彼旒

音餘

旒斯胡不旆旆

叶蒲寐反

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以醉反

賦也郊在牧內

輯錄劉氏曰都城外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也

蓋前軍已

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

輯錄邱氏曰將言建旒設旒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設

陳也龜蛇曰旒建立也旒注旒於旗干之首也鳥隼

曰旒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

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

錄輯

曲禮陳氏曰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以為旗章其旒數皆效之龍旂則九旒雀則七旒虎則六

旒龜蛇四旒也

則進退有度各司其局

局部分也左者常右者常右前後亦然

不易其所也語本曲禮輯錄曲禮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鄭氏曰度謂伐與步數疏曰如牧誓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也則士無失伍

離次矣旒旒飛揚之貌悄悄憂貌况茲也或云當作

况

况上聲

○言出車在郊建設旂幟

幟音熾

彼旂幟者豈不

旒旒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

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

旗旄有威武奮揚之勢而將士則不免憂懼斂束之心也

輯錄謝氏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可以易心處之為將帥者憂心則悄悄為僕夫者情況則憔悴皆臨事而

懼者善用兵也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

輯錄老子偃武

章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

處命下之日士皆泣涕

輯錄孫子九地篇云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

涕交頤○增釋金履祥曰出師以喪禮處之士涕泣蓋必死也惟必死是以能勝之也

夫子之

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迷其往時憂懼之心以勞之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

叶鋪郎反

旂旐央央

於良反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

州之地

輯錄毛氏曰近玁狁之國也

彭彭衆盛貌交龍為旂此所

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

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

輯錄見堯典

言勝之也○

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旒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

不相悖也

敬則不輕敵勇則不畏敵二者必相濟也與采薇四章五章之意相似

程子

曰城朔方而獫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

以攻戰為先也

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勝之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

叶芳無反

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于付反

雪載塗

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

東風解凍之時

簡書戒命也

隣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

之詞也

從後說優輯錄語錄云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

隣國孔氏曰古者無
紙有事則書於簡

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

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

述其來歸之時道塗感慨

之情以勞之

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

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嘒嘒

於逆反

草蟲趨趨

他厯反

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反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戶江反叶胡攻反

赫赫南仲薄伐西

戎

賦也此言將帥

並去聲

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

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

耳

此與召南草蟲同但彼為婦人自述之詞此則述婦人之情而代賦其事耳

然此南仲

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

述其未至之時室家思念之情以勞

之豈既却獫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

也蓋不勞餘力矣

○春日遲遲卉

許貴反

木萋萋

七西反

倉庚喈喈

音皆叶居奚反

采

繁祁祁

巨移反

執訊

音信

獲醜薄言還

音旋

歸赫赫南仲獫狁

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

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

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

遺戍之又

明年仲春至則此時也

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

音洛

述其今日凱還之功以勞之

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平獫狁

者獫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前三章啓行時也四章五章歸而未至時也六章既歸時

也。卽錄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帥。○增釋吳師道曰：一章受命戒警，二章臨時戒懼，三章威怒奮揚，出征時也；四章感慨勞苦，五章感念室家；六章和樂歡欣，既征而歸也；先戒懼而後奮怒，故其怒也無敵先勞苦而後悅樂，故其樂也。有終非但曲盡人情，抑且當乎義理，詩人善言如此。

有杖

大計反

之杜有睨

華板反

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睨，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

此即遣戍之明年十月，出車所謂歲亦陽

止之時也。遑，暇也。○此勞去聲還音旋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

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耽

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

而無休息之期

此詩前三章雖有王事靡盬一句而實重在私情也

至于十月

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

矣曷為而不歸哉

輯錄通釋曰次年十月乃戍畢之時故采薇遣戍之際預言歲亦陽

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以日月陽止而知其遑暇也

或曰興也

謂之興則賦時

物以起興爾

下章倣此

○有杜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此又戍畢

之明年二月既還而未至時也程子謂遣戍之又明年中春仲至則此時為當至矣若三章言采杞則春已暮春暮而不歸則過期矣故四章言期逝不至解錄輔氏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叶滿洧反

檀車

憚憚

尺善反

四牡瘡瘡

古緩反

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憚憚敝貌瘡瘡罷

音貌

○登山

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

杞枸杞也莖幹三五尺作叢春可作羹茹微苦

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

氏輔

曰以王事詒父母之憂則非獨以室家之情而已

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

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輯錄通釋曰杞可采食而征夫

猶未至則春已暮而愈過期矣故知其行必不遠矣

○匪載匪來

叶六直反

憂心孔疚

叶訖力反

期逝不至

叶朱力反

而多

為恤卜筮偕

叶舉里反

止會言近

叶渠紀反

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疾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

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况歸期已過

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

輯錄胡氏曰王氏云而多

為恤飢渴歟疾病歟死傷歟是何期逝不至也故且卜且筮

輯錄灼龜曰卜撰著曰筮撰實

葉反著非脂反相襲俱作合言於繇而皆曰近矣

卜有兆辭筮有

占辭皆曰繇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

輯錄輔氏曰征夫不遠想料之辭也

征夫邇止決定之辭也歸期近而思愈切者人情也期逝不至然後憂傷孔疚焉

范氏曰以

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

前三章皆有王事靡盬一句則

因公義以起私情也未章不然則與過期不至憂思百端私情愈迫而義有不暇言矣

杖杜四章章七句

一章戍畢之時二章歸而當至之時三四章過期而將至

之時。增釋許氏曰一章言冬未歸二章言至春將莫而未歸三章言春已莫而未歸四

章言所期俱過而將歸也

鄭氏曰遣將帥

並去聲

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

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

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

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

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
為入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

於上也

輯錄嚴氏曰杖杜四章皆不言戍役
來歸之事唯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

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為何如也
所以慰勞之李氏曰其遣也則預述其懷歸
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
遣勞帥役之事雖不同而敘其往反終始之
情則一也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得
詩人之旨但勞帥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
而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竭
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
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其上上不以賞
而夸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

能及哉胡庭芳曰王氏云上之人能知其下
中心委曲之情而形於歌詠則下悅之出車
杖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其下自陳其勞
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鵝羽是也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
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至此
者意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
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
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

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毛公謂南有嘉

魚之什蘇氏謂其非古乃本之六月之序為南陔之什然升魚麗猶仍毛說也徵之儀禮不合故朱子定為白華之什
輯錄見燕禮鄉飲酒禮篇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

陔白華華黍

輯錄注云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

燕禮亦鼓瑟

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平聲中

鐘鼓之縣也輯錄何伯善曰縣樂之中也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

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

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輯錄鄭樵曰古者絲

竹與歌相和故有譜無詞所以六詩在三百篇中但有名耳漢儒不知謂為六亡詩非也

黃氏曰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詞具存者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辭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清與長側短側之例雖無其辭未嘗無義也此亦不足疑也

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

有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魯鼓

○○○○○○○○○○
口○○○○○○○○
薛鼓○○○○○○○○

○○○○○○○○○○
口○○○○○○○○
此魯鼓薛鼓之節也圖者擊磬方

者擊鼓擊其磬其聲下其音榻榻然擊其鼓其聲高其音鏜鏜然燕禮用其全投壺用其半以下也輯錄見禮記投壺篇末方性夫曰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是以記者兩

之存

魚麗

力馳反

于鬻

音柳與酒叶

鱮

音嘗

鯨

音沙叶蘇何反

君子有酒旨且

多

興也麗歷也鬻以曲薄為筍而承梁之空

孔音

者也鱮

揚也

揚字本作鰲以其輕揚善飛故曰揚

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

句

說本陸璣諸家援引不同或以頭字作頰字或無似字或以身字為句絕此據孔疏所引以魚字為句絕

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

下賣反

飛

者鯨鮫

徒何反

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

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

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

意之勤以優賓也

優厚也○此不主言魚借之以為起語耳但當中之魚既有鱠又有

鯊君子之酒既已旨又且多則又以二者兼備之意為興也○增釋古人燕饗物致盛備蓋無非以寓其誠敬而賓亦樂其優勤之意也或曰賦也

鱣鯊既為所薦之羞則謂之直賦其事亦可下

二章放此

輯錄朱子曰古人以魚為重故魚廩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

○魚廩于鬻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音同鱧音重

輯錄本草云今黑鯉魚又曰鮠音鮠鮠音鮠

名鮫爾雅注華板反今鱣魚似鱣而大鱧今只謂之鱧服食家忌食

○魚麗于罟

音偃

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叶羽已反

興也

念平聲

也

輯錄詩詁云鮫腹平著地故得偃名爾雅注鯉今白魚也偃鼻向額

故名鮫今只謂之鮫江東通呼為鮫埤雅曰鱣鮫之美不若鮫鱧鮫鱧之美不若鯉故其序如此又曰鱣黃鮫青鯉玄鯉白鯉赤則五色之魚皆備也

有猶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

叶居何反

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

叶舉里反

矣

賦也

○物其有

已反 叶羽

矣維其時

叶上 紙反

矣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

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齊猶備也旨即是嘉有即是備有則無一不具而多
不足言有而且時則鮮美畢備比之嘉旨又難矣○
增釋許氏曰物雖盛多旨皆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
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
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也吳師道曰
此後三章恐亦可作一章是行前所言之意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此詩用旨
多多旨疊

言之而意以漸而深，輯錄陳定宇曰：前三章多旨，有皆以酒言，而後三章衍前三章之辭，皆曰物以見物之與酒稱也。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

前樂謂歌鹿鳴四牡

皇華奏南陔白華華黍也

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

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

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

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

輯錄朱子曰：魚麗諸篇皆君臣燕飲

之詩，道主人意以饗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間敘賓客醉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

歌客無庸歸亦此意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

察遂分魚麗以上上聲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

成王詩其失甚矣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承之然罩罩張教竹卓二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以樂五教歷各二反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才損反鱗肌肉甚美

諸本作鱒鮒肌誤○增擇吳師道曰諸本作鯉質鱒
鮒肌按詩記引○山陰陸氏曰鯉質鱒鱗肌肉甚美
傳是本此而本有誤脫今與國刊本朱
鑑所傳者鯉質鱒鱗為是鮒字誤無疑
出於沔南之

丙穴

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云在漢中沔南縣以穴口南丙故也

然發語聲

也罩管

仕魚反

也輯錄爾雅疏今楚管也罩以竹為之或以荆故謂之楚管

編細竹

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

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然然而罩罩之矣

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

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以魚起與與魚麗同所薦之物

不止於魚特借此為起語爾然魚必取以供燕饗酒必舉以樂賓客則又以用物之義為興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所諫反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苦旦反

興也汕櫟音也以薄汕魚也

薄曲薄也李氏曰以薄取魚曰汕

衍樂

也

○南有樛

居幽反

木甘瓠

音累力追反

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綏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

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

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主人卑禮而喜賓樂之綢繆繾綣亦若此也此以相

得之意
為興

○翩翩者騅之誰

反

烝然來

叶六直陵
之二反

思君子有酒嘉賓

式燕又

叶夷昔反
或如字

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

但以思字
相呼為興

思語辭也又

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

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前說
為優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以樂以行則樂已至燕而綏之則樂已久燕而

又燕則所以樂而安之者尤不一也燕樂之意以漸而深

說見魚麗

崇丘

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

叶田
飴反

北山有萊

叶陵
之反

樂只

音
紙

君子邦光之

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

音符

須即莎草也

輯錄本草曰其實名香附子

萊草名葉

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

此言山有臺萊耳分

屬兩句互文也

樂只君子

此句義與周南樛木同燕飲之際自言喜此君子也

則邦家

之基矣

德堪重任

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

南山北山有臺又有萊君

子之人有德又有此福其所

有者皆不一也故以起興 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

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美者即其所有而美之祝者期之於後來君子之福無窮

則邦家之基亦永永無窮矣輯錄通釋曰詩中所謂德音所謂民之父母邦家之基與光皆所以美其德也所謂壽考者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麗嘉魚兩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為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

之祝之者
為尊寶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興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叶滿
彼反

樂只

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檇一名狗骨

民之父母謂愛利及民
所瞻仰者也既為邦家之

基又為邦家之光又為民之父母則得美譽甚矣而
且願其常有弗替也故以德音不已祝之德音不已

則基益以固光益以盛父母斯
民之心益切而民益親其上矣

○南山有栲

音考叶音口

北山有杻

女九反

樂只君子遐不眉

壽

叶直酉反

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叶莫口反

興也栲山栲杻攄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

秀眉眉有秀毛

也長眉秀出於其間為壽徵茂盛也茂則加長不但
不已而已享眉壽而德音又加茂焉則年彌高德彌
邵矣○一章二章則有是德而願其有是福也此章
則有是福而尤願其有是德也有年無德斯亦不足
稱也已

○南山有栲

俱甫反

北山有杻

音庚反

樂只君子遐不黃者

音苟

叶果 五反 樂只君子保艾

五蓋 反

爾後

叶下 五反

興也 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

直略 反

枝端大如

指長數寸噉

音

之甘美如飴

音

移 八月熟亦名木蜜

輯錄

本草曰木蜜生南方枝葉皆可噉亦可煎食如飴其子一名枳粗味如蜜以木作屋屋中酒則味薄粗音矩 問枸朱子曰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吾鄉呼為蕪勾味甘而解酒毒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木 則醞酒不成 秧鼠梓樹葉木理如楸 音 秋 亦名苦楸黃

老人髮復黃也者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艾

養也

黃者者一身之福而已保艾爾後則福及子孫而以賢繼賢家國人民永有賴矣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三章以前美而後祝四章以後專於祝一詩之

意亦以漸而深也。輯錄輔氏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辭也。解頤曰：此詩前二章先德而後壽，故第三章極言威德之效，以終前二章之意。第四章先壽而後德，故第五章極言壽考之效，以終第四章之意。○增釋許氏曰：上一截初曰「邦家之基」，以其本而言。次曰「邦家之光」，則發而有光華矣。又次言「民之父母」，則以其效言也。其下則祝其壽而已。眉壽固壽矣，髮白而復黃，而梨而浮垢，又老之甚者也。下一截前兩章祝其壽，就君子之身而言。次兩章曰「德音不已而茂」，則以及於人者言之。末則又言「保艾其後」，又非一時也。

此詩雖各以兩木起興易
韵成文而其言亦有叙也

說見魚麗

由儀

說見魚麗

蓼

音六

彼蕭斯零露漙漙

息呂反

兮既見君子我心寫

叶想反

兮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

輯錄嚴氏曰蕭香蒿也荻也牛尾蒿也

漙漙然

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輪寫也燕謂燕飲譽善

聲也

善聲即笑語之善聲也

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

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

云慈惠

記注云享以嚴為主故曰訓恭儉燕以親為主故曰示慈惠輯錄慈愛思惠也

故歌

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漙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

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

零露於蓼蕭天

子之心寫於諸侯皆天道之下濟者而語又相應也故為興夫上下交而志意通則君臣皆遂其樂矣若此有所疑彼有所畏猜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

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

如羊反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

不爽

叶師莊反

壽考不忘

興也

此其起興與上章同皆上交於下之意也下章亦然

瀼瀼露蕃貌龍寵也

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

我以為龍我以為光則中心之喜可見矣此與我心

寫今相應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

德無差失則長久安寧為

龍為光可保其終以壽考不忘為長久安寧見秦風終南故傳不重釋

褒美而祝頌之

又因以勸戒之也

褒美自為龍為光言祝頌自壽考不忘言其德不爽則勸戒之詞也

輯錄解頤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則為龍為光矣彼交匪放彼交匪紆則其德不爽矣萬壽無疆萬壽無

期則壽考不忘矣夫諸侯固賴天子以為本根天子亦賴諸侯以為屏蔽苟諸侯之不朝事則王室之卑亦可知矣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之誠而天子之心得以自慰焉則其以為寵光也豈一時之虛偽哉

云乎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

乃禮反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

宜弟

待禮反

令德壽豈

開改反叶去禮反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

音洛

弟易

去聲也

孔燕豈弟言甚燕而

甚樂無憂懼不平之意也此與笑語譽處相應

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

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

音肅養也

羣

公子

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輯錄詛盟誓又見汾沮洳

秦鍼音懼

選之類

秦鍼景公弟也得罪於景公其母曰弗去懼選注曰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輯

錄見左傳昭公元年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

輯錄

通釋曰諸侯繼世而立三年喪罪則入朝于王此詩於其來朝而歌之

壽豈壽而且樂

也

輯錄濮氏曰甚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可久也通釋曰令德壽豈即上章末二句之意而

宜兄宜弟者又即不棄其德之本而所以為教國人者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

反 奴同

既見君子條

音條

革沖沖

救弓

反和鸞雖雖萬福攸同

興也濃濃厚貌倅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

餘而垂者也

倅錄孔氏曰倅革皮為之故曰倅革

沖沖垂貌和鸞皆鈴

也

輯錄埤雅曰雌曰和雄曰鸞

在式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

之節也

輯錄集傳於駟鑣以為乘車之鸞在衡則此傳鑣字恐當作衡字○衡是車前橫木駕馬

者賦是車上橫木可憑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皆不合節奏

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攸

所同聚也

諸侯之福天子之所賜也車馬如此而沖沖雖難然從容自得其安樂也甚矣非萬

福之所聚乎又以終首章譽處之意三章以前皆用兩句興此則盡一章而興之蓋蓼蕭承露之厚正

以興諸侯受
福之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蟬錄輔氏曰一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通上下而言

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
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增
釋許氏曰然天子雖為天下之共戴而其用
禮乃與其臣非有大相遠絕之勢蓋遠則疎
而近則親疎則離而親則合故天子之禮用
十有二而上公之禮用九君臣相去之間特
三命爾所以三公坐而論道更相可否充庭
之都俞吁咈虞庭之廣歌君臣之間雍雍和
樂而敬愛之心未嘗不存乎其中三代聖君
蓋莫不由是道也觀宴樂羣臣之諸詩可見
矣至於蓼蕭之詩尤見卑孫樂易直猶賓主
相敵喜幸之辭安有一毫自尊陵下之意其

曰見君子而我心寫燕笑語是以有譽處固
備其謙接之語至曰為龍為光則又其卑孫
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孫乃如此而為下
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如何耶豈弟之氣象
盈於朝廷被於天下其化安得不至於比屋
可封哉自秦始皇尚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
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絕如天地然後
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衆
矣

湛湛

直咸反

露斯匪陽不晞

音希

厭厭

於鹽反

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

也夜飲私燕也

解鍾孔疏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私燕

燕禮宵則兩階

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引此以明有夜飲之禮。輯錄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作

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向人執大燭於庭闈。此人為大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

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

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

二者皆有久而不厭之意。故用其語相呼為興。蓋於

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諸侯來朝以早則敬之。至天子燕之及夜則愛之深。故蓼

蕭湛露皆即時物而以露起興。輯錄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

輯錄燕禮云：膳

宰具官饌于寢東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考成也
何休注曰公之正居也路者大也寢者居也
成者成其禮也○露在豐草則膏澤深飲在宗
室則恩意厚故以為興而又用在兩字相呼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

輯錄謝氏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懇

君子

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

足以將之也

將扶助也杞棘性堅強承露雖厚而不低屈飲酒之盛而不困於酒則可謂有

令德矣輔氏曰莫不令德言與燕之諸侯皆有令德也

○其桐其椅

於宜反

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桐梓柔美而實

下垂飲酒之卒不以酒而強則可謂有令儀矣此二章起興若無義但顯明信實宜為剛德和樂寬易類乎柔德故前章以杞棘之堅強為興後章以桐梓之柔美為興嚴氏詩緝云然頗似得之至若令德令儀則互文爾有是德則有是儀矣

湛露四章章四句

前二章見親愛之至情後二章有戒飭之微意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

音潮

正於王

朝正者謂朝而

受正教也

王宴樂

音洛

之於是賦湛露

輯錄見文公四年

曾

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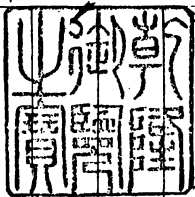
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輯錄春秋傳云臣侍

君燕不過三爵又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

四句



詩經疏義會通卷九